ロ 13
3854
2

デ 180
文和 994
號 2

顔氏家訓巻下

北齊黄門侍郎顔　之推　撰
建寧府通判廬陵　羅春　刊

渉務篇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虚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禄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屛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813
8854
2
〈2016-191〉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禄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踈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内無乗馬者周弘正為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
乃尚書郎乗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歩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

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熟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録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

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説之傳也摠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特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縦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廻冗翻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脱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偸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

異涂餐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静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懐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

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幷減分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
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
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
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
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爲
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
旦執機權夜塡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

誡兵篇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鬭夫齊有顏涿聚趙有顏
冣聚或作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
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
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淸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

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亾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亾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横說誘不識存亾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止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摠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
悲夫

歸心篇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内外兩教本爲一
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内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
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
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
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
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
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
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

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隕墜落乃爲
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
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
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
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爲石也石既牢密烏
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
體輕浮當與天合併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
宜一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
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
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
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
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
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
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
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顔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

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
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
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
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
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
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
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
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
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
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

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
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屏除形像鋪
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
覺體痒把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
西陽郡守値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
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輙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
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
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擧體
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毎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
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
其過鬼奪其筭愼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莕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黄

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䔛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荅曰案毛詩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騂也周禮圉
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騂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
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
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
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
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
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
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
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
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
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
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
劉縚因呼爲荔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
施舒行見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
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有
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見萋萋雲行見祁
祁徐見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决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

而世間輙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胥洪字甚爲誤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
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
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
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
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
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
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

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
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劉昌宗
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
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
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
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
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
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
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

因誤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揎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揎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脛之義案字林蕭讀

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而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

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
作妬字誤而爲姤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
姤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
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
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
宓羲之號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爲必末世
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
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
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
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

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
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
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
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
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
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
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
姬生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

妾妬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娼娼亦妬也義見禮記
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娼王充論衡
云妬夫娼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娼是妬之別名原
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媢　史記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
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
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
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
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
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疑凡
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
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
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皃之狀爿旁作
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
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
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
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
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
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然則小井所領一丁
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詧
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
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
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
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
侯故曰小侯禮記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
鸛雀銜三鱓譜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
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匳長

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况
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
大者不過三指黄地黒文故都講云蛇鱓鄉大夫服
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
云魚鼈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
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曅爲天
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而
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
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
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胏此具

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
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
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
毛傳云滸滸柹皃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
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屛障
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
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屛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録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
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蒜顆是
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
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𥐻其
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
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内
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何字也余
應之曰意為攰即是皷倦之皷耳要用字苑云皷音九偽反字見廣雅
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剞字
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
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
節兗州號為濌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嚃羹之嚃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濌濌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扂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

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説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説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呉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郷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呉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呼紺爲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爲竹簡反

故以木傍作展以代戔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鏆字木傍作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髭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専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緅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説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斷五色絲横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莙于時當紺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戸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竪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増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説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也遂言蒯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

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
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
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
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
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
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
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
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
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
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

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
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
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
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
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
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
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
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考校
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

蓍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雚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爲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亘字從二閒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栻卜破字經

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過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

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
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
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東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
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
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
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
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疏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

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云為品物未考
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
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為逋賣反娃為
於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
戛為棘讀皿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
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
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
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
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

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
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
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
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
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
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
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
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号下烏故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号
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
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
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
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
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
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
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答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謬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纖名琨自稱為袞名洸自稱為汪名䓲（音藥）自稱為獡（音爍）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晩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隷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鎭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

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
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
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
願汝輩為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
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
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恜恜音敕惕也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
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
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
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變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
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
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
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
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
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亘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
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
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
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終制篇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値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値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絶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内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

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寛文二壬寅年三月吉日

寛文二壬寅年三月吉日

早稲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圖書

テ 180
和 994
2